

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

郭于华 著

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

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



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

郭于华 著

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

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56号

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

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

郭于华 著

•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路89号 邮码 100872)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(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32开 印张: 7.875插页2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68 000 册数: 1-3 000

•

ISBN 7-300-01351-1

I·88 定价: 3.95元

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”序

文化，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并展开论争的一个热点。

人类面对着由其“有意识的生命活动”所决定的文化环境。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，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。人类生存、发展的过程，同时就是创造文化、选择文化的过程。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发展；作为个体的人，伴随着“自我意识”的觉醒，也愈来愈关心自己的行为。因此，人们以空前的热诚来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20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，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，冲开了民族壁垒，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；改革的潮流，在世界各地掀起；社会主义中国，正在进行着深刻、宏伟的改革实践，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振兴时代。社会的变革，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。一方面，变革必然要求人们进行观念形态的转变，思维方式的转换，行为模式的转化，一句话，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。另一方面，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出来、作为传统留存下来的文化，既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成分，也有与改革相抵牾的因素。于是，便引发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融。在这里，存在着文化

的稳定性与可变性、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吸取与借鉴各国、各民族的有益的文化成分，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，借以推进我们的改革、开放，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，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。

为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，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，我们编辑出版了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”丛书。丛书的选题，或以宏观的视野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沟通、冲突、结合，作纵向与横向的探索；或以微观的视角，从某个侧面例如人生成长、人际关系、两性关系、民族性格、民俗民风、婚姻家庭、人才开发、思维方式等等，来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结合问题。

丛书力求联系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实际，通过学术性的探讨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。同时，也力求做到学术性、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，使之适合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阅读。

丛书本着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撰稿人大胆进行探索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
“人、文化、社会”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系统之中，文化无所不在，谁也离不开文化。我们期待广大读者，同我们一起来思考与探索文化问题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得到你的喜爱，于你热诚地思索文化问题有所启迪！

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”编委会

1988年6月15日

序 言

钟 敬 文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是建立比较早的。记得1953年秋，我们就开设了这门学科的研究生班。当时教育部还没有颁布学位法，它是二年制的。现在已经在各自供职学校担任教授职位的张紫晨、乌丙安、张振犁诸同志（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）就是当时这个学科的先行班的研究生。

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，接着又招收了第二批。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1957年的反右政治大风浪卷了进来，作为导师的我，首先成了牺牲品。接着是教育大改革，这门讲授劳动人民文艺创作（当时沿用苏联的名称：“人民口头创作”）的功课，被果敢地砍掉了。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之后，严峻的政治空气稍稍缓和，我们民间文学教研室重新招收了两名研究生。但还没有等到他们毕业，那个更大更猛烈的惊涛骇浪又汹涌起来。它就是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！这一革命，决不像字面上所标示的那么斯文。它波及范围的广泛和摧毁力量的巨大，至今还难于说清楚。至于在这场浩劫当中，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和功课所遭受的命运就用不着再细说了。

谢天谢地！罪恶势力不能长久统治人间。正义的科学学术事业是不容久遭压抑的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文化、教育顿时恢复了生机和活力。我们民间文学教研室于1979年秋，依照教育部的指令，重新招收了一批研究生。他们于1982年夏被授予了硕士学位而毕业了。从那以来，我们一连招收了几届硕士生和博士生。他们毕业后，正分别活跃在中央和地方各条学术战线上。而我国学术界，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两门本来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科，也在短时期里茁壮起来了。

本书著者郭于华同学，就是1990年春天以她的努力成果，通过答辩并于同年夏天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，现正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继续她的研究工作的一人。

郭于华同学在她短短的人生经历中是颇有曲折之处的（这是时代的特点吧？）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弥天浩劫，它的火焰不仅烧及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，就连那些正当就学年龄的少男少女也不能逃脱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她才有机会投考了北师大中文系。在这座从旧日铁狮子坟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里，她由本科一直到攻读完博士学位课程，花去了十年时间。这是默默无闻地勤奋攻读的十年！也是智力迅速成长的十年！当毕业后将到中国社科院去工作时，她要我写点什么做纪念。我作了一首绝句赠给她，开头两句说：“几年与尔为师弟，亲见金英出玉枝”。这正是为她学力的长进而感到喜悦心情的表现。

现在，我正式谈谈这本书吧。

当它还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就曾经听取了作者对内容的

汇报和阅读了论文的初稿。在她提出申请授予学位时，我又忝任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。因此，对她这部著作，应该说，多少是胸中有数的。

死亡是人们个体生命的终结，是人生经历上的一件大事故。像这样每个人历程上必经的大事故，在密切反映现实生活和服务于生活的民俗文化上，要产生和传承着许多行动（关于死亡的仪礼等）和心态（关于死亡的情绪和观念），这是自然的，是不能避免的。尽管世界上各民族在对待死亡的方式上有种种不同，但是，归结起来，都是由于生者运用一种形式去宣泄对死者的感情，表达他们对死者的怀念，并且形成某种模式的结果。在民族学、民俗学上，人生“通过仪礼”（Les Rites de Passage）中，不能缺少关于死亡的这一项目，道理就在这里吧。

近年来，我国学术界，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，知识领域的活动也显得开阔而富于朝气。许多过去被封锁而成了“禁区”的，现在都相继打开了。学者们进入了比较广阔的探索天地。但是对于死亡、灵魂，这类冷僻而又密切关系着人生的问题，认真去进行科学探索的，还比较少见（出于猎奇心理的谈论，或限于描述性的介绍的书物虽然也是需要的）。从这点看，郭于华同学这部论著的选题是有意义的，也是能够给予读者一种新鲜感的——尽管我始终不大明了著者这种选择的主要动机。

作者在这种科学的探险中，所依循的正是一般科学研究的规矩。首先，她搜集了有关的大量资料。这些资料，有的是她在南北一些地区进行田野作业的获物，自然有的是利用了近人的记录和古代的文献。在观点上，她有鉴别地运用了

当今世界学坛上某些文化人类学者及哲学家的有益成果。她主要的成就，当然在于对广泛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、综合，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在表达上，语言明确、严谨，没有那种松散、浮泛，或炫学、奇诡等毛病。这也是她论文的一个长处。

总之，这部论著，在当前我国民俗学上算得上是一篇具有独特见解的力作。

自然，像许多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一样，跟它存在着这样那样长处、优点的同时，也存在着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（其实就是像我们这般执笔多年的老一辈学者，所作的论文，又何曾都是“足金”或“完璧”呢？）。详细阅读于华同学这部论著，我觉得有如下几点，似可以提出来商量。

（1）著者对于丧葬文化（种种仪礼和相应的心理活动）所以形成的社会原因很少论及，尽管对它的社会功能是说得那么充分。（2）这种文化，在长期传统社会的不同社会时期、不同社会阶段中所表现的差异性或变异性，著者也较少重视。而这些问题正是读者所想知道的，也是著者所应该回答的。（3）再一点，是对儒家思想对广大人民的礼俗和死亡观念的影响的理解、评价问题。简单地说，著者的论述比较偏重于这种影响的普遍性方面，而轻视它的特殊性方面。我们认为有些影响即使是比较特殊的（实际恐怕不尽是这样），可能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却是不容轻视的。例如过去长期封建社会中，那些“杀身成仁”的义士忠臣的生死观，它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思想无疑是很有关系的。而他们对于保卫国家、凝聚民族的人心，确也产生过

相当作用。这种社会伦理观，在今天也是值得批判地接受的。

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，虽然值得注意，但并不妨碍这部论著的主要成就。这里所以提了出来，主要目的在于对著者未来的科学工作的一种提醒而已。

于华同学正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，企图进一步攀登更高的科学顶峰。这份在科学战场上的初战捷报，将成为她取得更大成绩的一种前奏吧！我们衷心祝愿她的成功！

1991年11月16日 于北师大

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主编：张立文 周文柏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）

汤群英 张立文

李力新 李甦平

沈大德 周文柏

唐合俭 秦桂英

目 录

绪论	1
一 死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	1
二 重死重丧而又避讳言死的民族	11
三 探讨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度	19
第一章 丧葬仪礼与死亡观念在世界现代文化科学 中的探讨	25
第一节 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有关死亡的仪式与观 念的研究	26
一 人类死亡意识的前行轨迹	
——弗雷泽的文化进化主义	27
二 生命的过渡与转换	
——根纳普的“通过仪礼”模式	30
三 心理的抚慰与社会的整合	
——B.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	34
第二节 我国现代学者对生死观念、丧葬礼俗的 关注和初步探索	38
一 从一般生命科学和哲学角度对生死问题的 关注	39
二 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联袂的初步文化探索	39

第二章 社会的系结与整合

——传统丧葬仪礼的功能结构分析·····	43
第一节 家国同构的礼治社会·····	44
一 “差序格局”·····	44
二 血缘基础·····	46
三 礼治秩序·····	47
第二节 专注于仪礼程式的表演·····	48
一 古代丧葬仪礼的主要过程和阶段·····	49
二 近现代北方农村流行的丧葬仪礼的主要程 序和形式·····	51
第三节 丧葬礼俗社会功能实现的途径·····	53
一 丧事活动中亲属、家族、社会集团的集聚·····	54
二 丧葬宴席与家族、社区关系的协调·····	59
三 丧礼规模与家族实力的显示·····	61
四 丧葬仪礼与人伦关系的重新确认和巩固·····	63
五 丧葬仪礼与道德意识的传导灌输·····	71
第三章 生命的续存与过渡	
——传统丧葬仪礼的意识结构分析·····	77
第一节 观念信仰中两个世界的并存·····	78
一 事死如事生与视死如生·····	78
二 死者世界的构想与描绘·····	82
第二节 两个世界的联系与沟通形式·····	86
一 风水信仰	
——两界之间交感互渗的原理·····	87
二 巫覡、阴阳	
——沟通两界的中间人·····	91

三	定期的祭奠节日	
—	两界交往的固定时间	93
四	“社”	
—	生死两界之间的通衢	96
第三节	生与死的周行过渡	99
一	利生的仪式与禁忌	99
二	婚与丧、红与白的对应和相通	101
三	生命周圈的完整与中断	103
四	死亡习俗中“生”的象征	105
第四章	“生生不已”的主题（上）	
—	传统生命意识与原始思维方式	113
第一节	生与死界限的模糊	117
一	否认自然死亡的存在	117
二	相信“死人活着”	119
第二节	人生向自然物永恒性的认同	121
一	天体	122
二	植物	123
三	动物	124
第三节	一个消失了的死亡起源神话	128
一	死亡起源神话的世界性母题	128
二	一个中国死亡起源神话的重新读解	130
第四节	人的生殖与土地的生养功能	135
一	两种生产之间的感应与互渗	135
二	土地神、生殖神与始祖神的同一性	140
第五章	“生生不已”的主题（下）	
—	传统丧葬文化与宗教、伦理观念	147

第一节 道教人生理想的核心旨趣与传统的生	
死观	147
一 老子的“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”	148
二 入于混沌、顺于自然而“逍遥游”的庄子	150
三 以长生不死、现世快乐为宗旨的道教	153
第二节 轮回转世、因果相袭的佛教信仰与传统	
的生死观	160
一 佛教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	161
二 务实求生的中国式佛教	163
第三节 儒家的生命哲学与礼乐之论	170
一 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	
——融宇宙、社会、人生于一体的生命哲学	170
二 融于家国群体之中而得不朽的生命	172
三 功利主义的生死之论与丧祭之礼	174
结束语	181
一 传统的生死观与民族性	184
二 新旧意识交织的转型时期	191
附录一、关于晋西、陕北民间丧葬仪礼的调查	198
附录二、鄂西清江流域的“跳丧”	218

绪 论

死亡，迄今为止仍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困惑，那生命尽头的永恒黑暗是个体无法超越的命运。死亡虽被称为生命不受欢迎的结局，却从古到今不断地纠缠着人类的思考：或是引出哲理的冷峻思辨，或是导致宗教的迷狂与执著，或是触发艺术创造的冲动。在人类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，死亡与爱情一样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。

一 死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

人类对自身死亡的意识 and 关心发生在非常古远的年代。对其最初发端虽无从考察，但至少在旧石器时代中期（距今10万年至4万年），人们已经有了安顿死者的专门方式。对莫斯特文化期的尼安德特人的考古发现表明，尼安德特人已有关心死者尸体的习俗，即把他们埋在不深的墓穴里，并以工具及其他器物或珍品随葬。苏联考古学家在特什克—塔什发现的一个尼安德特男孩的颅骨周围，还摆放了一圈野山羊角。这些作法至少可以证明当时的人类对于死亡已经具有某种心理活动，或相信死后有某种形式的存在。^①到旧石器时代晚期（约公元前3万年到1万年）的克鲁马努人，就有了

^① 参见〔苏〕乌格里诺维奇：《艺术与宗教》，王先睿译，三联书店1987年版，第23—29页。

更为发达的神灵观念。他们比尼安德特人更加关心死者的安置，他们为尸体染色，把死者的双臂交迭放在胸口，并在墓里随葬垂饰、项饰及雕刻得很讲究的武器和工具。^①

早期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为后世发掘和认识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祖先们对死亡的关注和有关信仰。对死者的处置，对其死后世界的安排为后世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来源。埃及法老的巨大陵墓——世界著名的金字塔，中国皇帝死后统领的千军万马——秦皇兵马俑陪葬坑以及历代帝王庞大而奢华的陵寝，……，无一不是人类“终极关怀”的历史见证。

古今中外不同的地区、民族有着各种各样安葬死者的方式。除比较常见的土葬、火葬外，还有水葬、风葬、天葬、悬棺葬等。分布于我国四川、贵州、江西、福建部分地区的古代悬棺葬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，人们将死者灵柩高悬于危崖峭壁。而为何悬棺、如何悬棺至今仍是尚待揭晓的谜团。一些民族甚至曾经实行尸宴葬（即死者亲属、族人分食其尸），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，仍然保留着关于这种葬俗的传说故事。^② 实施此种方式的人们相信，吃了祖先的骨肉，便可继承祖先的勇气、力量和智慧。这显然是一种巫术的心理与行为。许多民族对不同的死者诸如僧俗之别，未成年与成年之别，凶死与寿终之别等亦有不同的葬式。归纳起来

① 参见〔美〕伯恩斯、拉尔夫：《世界文明史》第1卷，罗经国等译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，第13—18页。

② 参见《中国民俗传说故事》，吉星编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351—358页。